

程

開

月

約

程 鬧 藥

曲 配 明 君 作 麒 家 張 劇 歌 小



程鬧藥（獨幕歌劇）

人物：

程明清——將近三十歲的農民，忠厚老實，胸有成竹。

月香——明清的媳婦，二十多歲，非常賢慧的女農民。

程少岳——四十多歲的地主，心術毒辣，人稱「鬧藥」。

程新廷——三十幾歲的狗腿子，流氣很重。

楊桂祥——農協主席，三十多歲。

民兵——二三名。

時間：

一九五零年秋天。

地點：

湖北某縣農村。

第一場

（地主家裏）

（像是出了麼事，幕後人聲嘈雜，吵得嚇死人）

（程少岳急上，程新廷跟在後面）

岳：你去跟大嬸子她們說，教她們莫鬼吵了，等我好好地想一想。

廷：啊。（下）

岳：媽的！（大步走來走去，十分焦急地）嘿！（唱第一曲）

聽說土改要實行，

一家大小不安寧；

要分田，要分糧，

土改硬是害我們！

田地本是性命根，

不能由他農民分。

想辦法，打主意，
要他土改搞不成！

（白）想麼法子？想麼法子？……（喊）新廷！

（程新廷應聲上）

廷：哦，來了。麼事？大叔。

岳：你聽見哪個說農協在開會要馬上分田分地？

廷：我親眼看見他們在祠堂門口開會，親耳聽見農會主席楊桂祥在說，說土改馬上開始，沒收地主的田地、耕牛和犁耙、水車，還要沒收……

岳：（急燥地）好了好了！（頓）媽的，隨麼事都沒收，隨麼事都分，幾百畝田，幾囤糧食都給他們！新廷，想個法子！

廷：（爲難地）想個法子？……

岳：唉，你呀！越來越不中用，一點子訣竅也沒有！上年我就教你鑽進農協，活動一下，當個主席。要是搞成了，減租、征糧和現在土改就都不必操心，你……
廷：大叔，那是他們……

岳：（打斷他的）曉得曉得，「他們眼睛厲害，混不進去」是不是？要是聽我的話——當用錢就用錢，把本族的貧農和幾個忠厚佃戶抓住——就早搞好了。你偏不信，冒冒失失地瞎吹瞎搞，一下就讓楊桂祥揭了底，……

廷：楊桂祥幾厲害喲！

岳：算了！他厲害你就不曉得厲害！這年頭，我告訴你：「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廷：那個時候，……

岳：那時的話不說了吧！說現在的，看現在有麼法子？

廷：現在，現在這樣吧，糧食多少，田地多少，我們不報出去，給他們一個「沒有」。

岳：他們早查清楚了。

廷：再不嗎，就把地契都收起來，不給他們。

岳：你才「傻」！他們把田地拿走了，你收住兩張契紙有麼鬼用！

廷：那就……

岳：這樣吧，還是照我的法子，抓緊本族的老實人。（湊近）程明清的事你曉得吧？

廷：麼事？

岳：那一年他和姓楊的爲了一條田埂吵起來，我們在中間一挑撥，程明清和楊桂祥就打了一架。

廷：是呀，有這個事。

岳：（耳語）

廷：（不能相信地）那行嗎？

岳：一來他家窮，二來有仇，三來跟我是同族叔侄，他人又老實！包行。

廷：好，我去。

岳：慢點！你切莫冒冒失失，一定要辦成，不能再讓別人揭了底喲！

廷：大叔，（唱第二曲）

大叔莫耽心，

這回你相信：

事情一定能辦成，

看我程新廷！

（白）包在我身上！（下）

岳：（唱第二曲）

他們要整我，

我的辦法多，

那個不知我，

外號『程鬧藥』！

（白）哼！

（燈光漸暗）

第二場

（程明清的屋門口）

（月香拿着播箕和一撮箕米上）

月：（唱第三曲）

男人去開會，
商量把田分，
分了田地不愁貧，
日後好光景。

家裏窮精光，
田地無一垧，
這回分田又分糧，
喜壞我月香！

整了兩升米，
去糠又去皮。
米弄乾淨煮飯吃，
吃了好下地。

（白）喲，日頭當了頂囉，快點把這點米簸了好煮飯。（簸米）

（程明清和楊桂祥說着話走過來）

楊……我們一邊動起手來，發動大家查田、劃階級，一邊還要小心地主搞鬼呀。

地主，他肯把田把糧食都拿出來？沒得那乖！恐怕還有些人要搗我們的鬼。

清：那是實！——到屋坐下去。

楊：不，我還有事。

月：哦，是楊主席。（放下米走過來）

楊：月香嫂吃飯沒？

月：還在整米呢。

楊：還好，有米整。

月：你說有米整，還不是今年減租，留下的幾粒糧食；要是往年，交了租還不夠，

自己還想整一粒？

楊：分了田，明年的日子就更好囉！

月：那當然！有共產黨撐腰，我們總會一年好一年！

楊：那是。

月：我去端個凳子你坐下啦，主席！

楊：不坐。

月：吃火烟？

楊：剛吃了。

月：沒燒火，也沒有茶喝的。

程：不喝。你忙吧，我要走了。——明清，我們頂要緊的是不上地主的當。尤其是

程少岳，他是有名的「鬧藥」！

清：桂祥你放心，我沒有吃硃砂，還上他的當。

程：那一年我們都是聽了那個程少岳的話搞得不和氣。

清：真是上當！

楊：好，我走了。

清：我說，你就在這裏吃飯去。

楊：不。——月香嫂，你慢些忙。

月：慢走啦，坐也沒坐下！

楊：好。（下）

月：（跑去看米）嗤！嗤！喂！發瘟的鷄，一眨眼就來了，總吃了半角米，發死瘟的！（收了米，走回來）我說呀，楊桂祥這個人倒是蠻好的人！

清：不是好人，我們還選他爲農協主席！

月：那年……

清：那年糊了心，聽他『鬧藥』的話，和他吵一架。

月：呀，我去煮飯去。（下）

清：快點噠！（下）

廷：（唱第四曲）

大叔吃肉我喝湯，

他發橫財我沾光，

他當地主我跑腿，

只要有奶就是娘。

（鬼頭鬼腦地在門口探望）

（屋裏一瓢水潑出來，潑了他一身）

廷：媽的！

（月香拿水瓢上）

月：喲，是你，我沒看見你，莫怪啦！

廷：（堆下笑臉）是月香嫂，不要緊，不要緊。明清在家？

月：在家。麼事呢？

廷：沒麼事，想和他說個話。

月：麼事話？

廷：嗯……

月：進去說咧。

廷：……

月：未必你還怕人？

廷：好。（四面一看，將要進去）

（程明清上）

月：哦，他出來了，你說吧。

廷：（親熱地）明清哥，吃飯麼？

清：沒。有什麼事嗎？

廷：我們進去坐坐。

清：就在這裏坐吧。

（月香進去端兩條凳上，下）

清：坐。有麼事呢？

廷：沒麼事，玩玩。

清：（不在意地）啊。

廷：農協的事情忙吧？

清：還好。

廷：楊桂祥搞工作……

清：麼樣？

廷：我隨便問一下。

清：啊。

廷：那時選主席的時候，我們就想選舉你，……

清：（望他一眼）……

廷：（不敢說下去）……

清：（想了一想，轉過臉來）說吧。

廷：以前的事，說有麼用？

清：（引誘地）新廷，我們一家人還有什麼話不好說的？

廷：他姓楊的人多，我們姓程的爭他不過。

清：（明白了）哦！

廷：他媽的，小姓總是吃虧！少岳大叔常常說，你那年跟姓楊的吵架，他姓楊的硬是欺負我們姓程的！

清：這件事，真『多虧大叔』。

廷：多虧麼事，都是一筆難寫兩個『程』字，又是同族共譜，親房叔侄。我們不衛

倒你，還替他楊某人說話？笑話！

清……

廷：這次又土改要分田地，他姓楊的人多田少，田都在我們姓程的手上，大叔就佔了五百多畝，你們也是種他的佃田，姓程的種姓程的佃田，和己業也差不多。我們好把手指往外扳，把姓程的田送給姓楊的？

清：（要發作）你……（馬上改口）你的意思是想……

廷：明清哥，你的意思呢？

清：（故意的）我看，你的話很對，指頭不能往外扳。

廷：就是呀，和你說的一樣，我們是一家人。（過了一會）明清哥，你看怎麼辦？

清：辦法，我還想不出來，你說呢？

廷：我的意思是……（唱第五曲）

我們同族同祠堂。

衛護姓程理應當，

先替大叔把田贖，

再替大叔把糧藏。

瞞了田地藏了糧，

我們還要整姓楊。

只要我們作主席，

就由你我作主張。

清：（唱第五曲）

叫聲新廷聽我講，

你的話兒好商量。

我們都是一家人，

同族同譜同祠堂。

廷：對呀，我們總是一家人哈！

清：新廷，你看怎麼辦呢？

廷：明清，這樣好了：今天晚上我和大叔一路到你這裏來，我們再過細商量。